

白州小出

大凉山往事

北来 著



大凉山往事

大凉山往事

北来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凉山往事/北来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
ISBN 978-7-02-010201-3

I. ①大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96503 号

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00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5.875 插页 3

印 数 1—5000

版 次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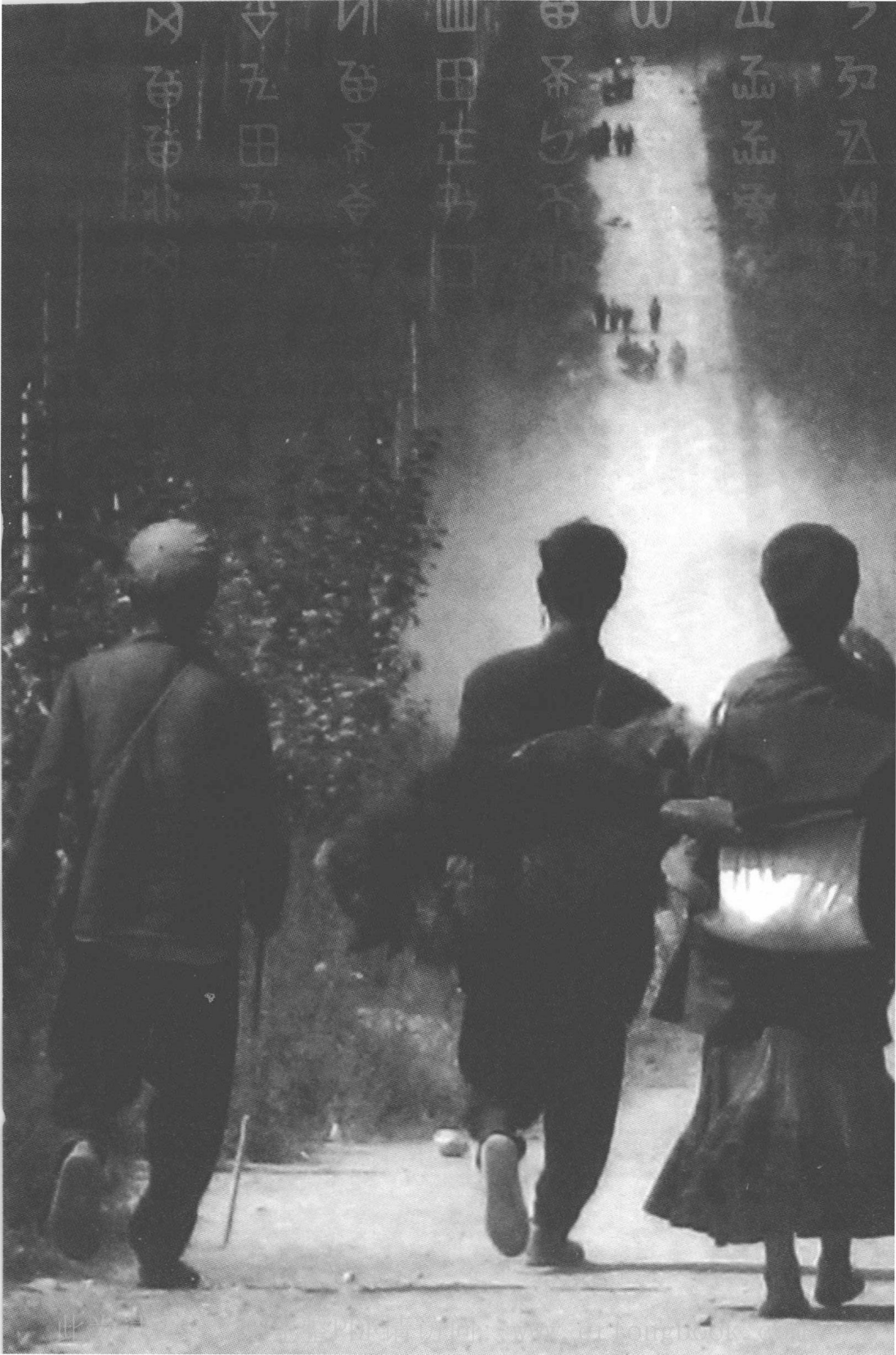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978-7-02-010201-3

定 价 3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第一部

大凉山之險







照老家保定的叫法，我得管我妈那个该死的爹叫姥爷。

用这种口气说我姥爷，并不是有谁怪他当年背井离乡去四川，而是说到了成都后万万不该又冒险去大凉山。那时候反正乱，想干啥都行，天底下哪儿都可以去，可谁听说过什么大凉山？谁又听说过那里还有个西昌？当然，那时候还没有我，我也管不着我妈的爹。据说当时，老家乡下的人们与人合伙倒腾闻名天下的高阳布有点不顺当，几个外庄陆续撤出了东三省后，就成天琢磨着向关内各地增派外庄，于是想到了要我姥爷去四川看看行情。如果仅仅这样也就罢了，但坏就坏在那些乡里乡亲的买卖人都是死脑筋，只想挣银子，想着我姥爷的二弟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转战南北，最后万里迢迢去西昌当了一个团长，兴许会帮上忙，根本不考虑男人离家太远了会干出什么事。

要不是我长大以后去大凉山当过知青，鬼才相信当年我姥爷去那种地方做什么布匹买卖。要知道即便到了今天，那片天高地远的崇山峻岭还一直被称为中国的旅行秘境，更何况当年。结果，我姥爷在大凉山一混十多年，出生入死啥好没捞着，人家却说他干的坏事除了牵扯到政治和军事，其他方面的简直说不出口，光这一点就让人晕菜。还说他一直混到临解放那年，才跟着一支部队潜逃，被追得满山跑，差点丢了小命，最后逃到富林被几个解放军便衣侦察兵围住，居然斗胆出手，噼里啪啦拳脚交加不相上下，这个更雷人。

所有这些，尽管说不清是否全属实，但每回政治运动一来，都要把他弄进监狱喝一壶。关键是他跟几个女人留在山里的后代长成了大姑娘，后来偏又漂上了我，这个才最叫人抓狂。

光我说没用，还是先看 1957 年“反右”那阵的审讯材料，他在老家狱中是怎么狡辩的：

我这人，当年解放军就说过，能算个有功人员，可怎么又把我关起来了？大凉山那些事，我早就跟解放军全说了，也跟你们说清楚了，还有完没完？早年石达开在大凉山全军覆没，跟我又没关系，是不是？当年红军过凉山发生的事，我啥都没干，是不是？要说枪，我是有一把枪，可天下男人个个都有，我那时候就怕走火，才总是自己一个人擦枪来着，实在不行了才跟娘们掏枪，是不是？再说那些娘们，真是没法说，尤其是彝族人的倒钩箭能把人射成那种样子，更是没法说。我只能说谁要是遇上，谁也甭想受得了。至于那啥，我给解放军讲错了接头暗号，那又不是故意的，解放军也一点没怪我，是不是？还是那句话，我能活着进大凉山，又活着走出来，要的不是嘴皮子，咱们最好还是谁也别想吓唬谁，是不是？要是没别的事了，我还得回家去忙种地，完了吗？

再看看 1966 年底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他又一次被捉进去后的坦白材料：

真得谢谢你们这么些年，常常想着我，动不动把人关进大牢受教育。可是大凉山里的那么多事，我该说的早都说了，藏着掖着啥啦？跟你们是学了文化，还练了写字，可每次都扯那些花花事，人家解放军当年都不让我讲，你们这不是在变着法儿老想听吧？那啥，要是还得讲，这回就用雅性一点的话来讲：我当年那是身为一个北方商人，随探险家们冒死闯进大凉山的，

既跟神秘剽悍的彝族人交锋，慢慢成了朋友，又跟一些年轻美貌的娘们相好，在一起充饥……那种情况下，不是我吹牛，陪都重庆要再撑不住，政府真就搬西昌了。没错，国军的大部分飞机躲进西昌差点全完蛋，王牌师从西昌出击南疆打得真叫惨，国军跟彝族人打仗是出动了飞机。但刘文辉的起义师跟贺国光的国军特种部队在西昌决战火并，彝族武装放了一马并没插手。胡宗南固守西昌成了国军在大陆的最后时光。到最后，国共两军在大凉山还打了大陆上最后一场大规模神秘战争，数千国军将士、年轻美女赤裸全身浩浩荡荡走下彝人山地投降，里面就有我的女人，还有我的孩子……

最后再看看 1977 年，他被最终释放前夕给我写的头一封信又是怎么耍赖的：

孙儿呀，你是家里排行老三吧？真是你的话，姥爷就不知道该说啥才好了。你信上谈的事，这么跟你说吧，不管是谁中了大凉山彝族毕摩的大毒咒，都不会落下好儿，但姥爷的脑子是撞上大凉山的那些鬼呀神呀，才忒不好使的，加上又进了彝族人的另一种时间，才再也转不回弯子来了，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。你上封信问的那个丫头，加上这次问的另一个，姥爷从信上没法看出俩人的上上辈是谁。人家大姑娘家都乐意找你玩，爱玩就玩吧。我看用不了多久，保准还有别的丫头去寻你，你愿意咋办就咋办吧。姥爷都这把岁数了，从前在大凉山的所作所为都记在那包从监狱带出来的东西里面，你要是看完了，可得帮姥爷好好跟你妈妈说说好话，她不能因为大凉山就恨人，不理人。你要是不想留着，一把火烧掉得了，万不可给外人。

看看，这么多破事，材料里记的更多，全是我姥爷进大凉山惹上的，没一样好整。特别是那种事早就传开了，他还一再想隐瞒多

少算多少，以为我妈会认他这个爹。他倒是说得轻巧，好像材料一烧就没事了，可那些事一桩桩一件件都留在了大凉山，即使真能烧掉，也总会有人能想起来。想起他当年从北方来，浑身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，从此再没有太平日子可过，注定了要跟好几个女人在大凉山出事。

那是个开春时节，北方广大的平原上，一个火球当时正在雾霭混沌的地平线上摇摇晃晃地滚动。我姥爷坐在人挤人的火车上两眼发花，感觉窗外天上的太阳有些像嘴边啃着的窝窝头。火车走走停停，沿途一个个火车站上堆集着部队和装备物资，看不出要开往什么地方去打仗。身边的三个助手在打盹儿，背后座位上有人说，国军主力正在江西、湖北、安徽一带，跟红军主力死掐。两天后，他们在郑州下车，换车后继续西行，经洛阳抵潼关，终于到了铁路线尽头。

那时候，铁路还没通往我姥爷要去的地方，北方离四川成都最近的火车站就是潼关。

几人又长途奔波，经西安、宝鸡越秦岭，过天下雄关剑门关，顺川陕路、嘉陵江南下，也沿着清江走了一段，沿途再也看不见那种像在打仗的景象。其实那时候，四川“剿总”司令刘湘统领着二十万川军，正跟张国焘统率的八万红军掐得昏天黑地你死我活，只不过都藏在川陕路和江河水两边不大不小的百十里群山里。大雾茫茫的成都是宁静的，我姥爷他们在城外驷马桥附近的沙河岸边停下，冲着河水撒了尿。几个三十来岁的大老爷们差不多都是一身老棉袄老棉裤，裹一件里面翻毛的羊皮大衣，脚上套着帮了一块块羊皮的老棉鞋，头上扣着里面翻毛的黑色老棉帽，肩上扛着鼓囊囊的褡裢。

他们从迷雾中走近一片房舍。

一个扎红头绳的小姑娘盯着我姥爷冒白气的嘴，转头看了看身后的院子，又回过头来紧盯着他。院门旁挂着一块木招牌，上面有

客栈两字。我姥爷的嘴又动起来，白气也冒出来，小姑娘一会点头一会摇头，好像还是听不大懂。随着一声气势汹汹的叫喊，一个男人从旁边的烟铺里走过来，小姑娘趁机跑进了小院。男人两手烤着一个烘笼^①冲我姥爷说：“你要爪子（做啥）嘛？”

我姥爷想解释两句，先吐出两个字：“呢抹^②。”

男人又大声说：“你到底想爪子嘛！”

我姥爷一不要鸡二不要猫，弄不懂对方为啥老说爪子，只好转脸跟助手嘀咕了几句。几人正打算走人，一个穿暗花棉袄的年轻女人从院里奔出来，搅得白雾在身边乱涌。她满面欣喜两眼发亮，双手在围腰上不停擦着，围着我姥爷他们转来转去。她大声说，“你们是北方来的嗦，路好远哦！”我姥爷耳边的爪子声挥之不去，心里老大个不痛快，绷着脸没说话。女人又大声说着什么，满嘴粘牙的土话没法听懂，他干脆退到边上，让助手们去应付。女人的模样还行，看样子是客栈主，跟年轻好看的女人扯淡正是几个助手的拿手好戏。围过来几个好奇的小孩，那个爪子男人也退到一边，两手抄在棉衣袖子里袖手旁观。我姥爷东走走西看看，客栈不过是个农家小院，七八间茅草顶木板房可供往来行人歇脚过夜，院外的沙河岸边停靠着几只打渔船，水里淹着盛满了鲜鱼的笆篓。河两岸高低起伏的土坡上大树蔽日荒草连天，其间分布着零散的农田。爪子男人过来碰了他一下，递来一支香烟，他看了一眼摆摆手。

一路风尘，不想再找别的落脚处，我姥爷决定住下来。那个爪子男人顿时变了个人，又是帮拿东西又是引路开门，楼上楼下跑个不停，原来他才是客栈老板。

晚饭时，他亲自送酒菜进屋来，一听我姥爷打听去西昌的路，禁不住惊叫一声，接着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，那种毕恭毕敬的样子好像我姥爷要么去天堂，要么去地狱，让人敬畏三分。其实男

① 一种冬季烤火用具，小竹篮里有一陶罐，罐中装烧红的木炭。

② 保定乡下土话、口头禅，相当于说“这个”，呢字读轻声。

老板啥也不清楚，只是听说西昌在老远的群山之中，没人敢去；听说过什么人进了西昌多少年没出来，音信全无。我姥爷看着老板离去的背影，沉思片刻之后，安排三个助手住下，叫他们花些工夫进城去看看能不能在成都设个分号，行的话就租房安摊，带信回去叫高阳布线庄总号发货。几个助手怕他独自去西昌万一路上出点事没人照应，嚷嚷要跟着一起去。但他坚持说自己只是先去探探路，要是去西昌真像说的那么难，就回来找他们。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几人端起酒碗举在空中，三个助手纷纷向我姥爷叫道：

“大哥，一路走好！”

一路走好是他们多少年来每每分手时必定说的道别吉利话，我姥爷举着酒碗与众弟兄一碰，然后一仰脖，一口气喝净。

第二天，阳光快要刺破当顶的大雾时，我姥爷已由客栈的打鱼船顺沙河绕城南下，在城南沙河与锦江交汇的一个破烂码头上岸，然后跟随一支短途马帮直奔雅安而去。赶马人是小伙子，头戴棉帽耳套护罩，说起话来客客气气，此外便无更明显的特别之处。他走在大雾里告诉我姥爷，他们走的路是进彝区山地通往身毒国^①的主道，是几千年前许许多多神秘胆大的原始先民世代代用脚走出来的。

我姥爷说了句“呢抹”。

赶马人膘他一眼。

我姥爷接着说：“我从北方来，呢抹，北方都是大马路，比这个马帮路好走多了。”

赶马人说：“我们四川的马路其实也多得很，你没发现嗦？”

他说：“呢抹，我从川陕路来成都时，是经过了一段马路，从绵阳到成都，很短。”

赶马人说：“成绵马路不短哦，有二百七十二里长。民国十五年就开始修了，是断断续续分段修的，没得通盘计划，两年就修成了。

① 身（冤音）毒，今印度。

其中几段是二十八军和二十九军的防区军路。”

他说：“呢抹，我们北方的大马路比成绵路早得多。”

赶马人对我姥爷发出的呢抹，每听一次都怔一下，慢慢才不再见怪。他说四川也有修得早的马路。成都到灌县的成灌路就是第一条路，有一百一十里长，修了十二年，到民国十四年冬才修成。这条路一修好，四川到处都开始修马路。我姥爷觉得对方只顾说自己家乡的马路好，而不明白一条百把里的马路修了十多年是好还是坏，于是说起北方四通八达的交通，修马路怎样才算又快又好。赶马人听着听着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叹气说四川山多岭大江河多，修马路当然又少又慢。

转而又说，其实从成都去雅安可以坐汽车而不必走马帮路。我姥爷一听这个，不由朝对方指的方向望去，远处果然好像有一辆若隐若现的汽车在移动。他做布生意来成都也好，去西昌也好，首先要搞明白的就包括马路运输问题，没想到成都去西昌就有一段马路。这下，他围绕着那条看不见的马路开始一个劲地问来问去。

赶马人说，那条路叫川康路，也叫成康路，是为军运修的，所以又叫军路。最初是民国元年，把清朝四川总督赵尔丰修的沿边大道扩宽到十二英尺，本来要修拢雅安，只修拢新津就停了。后头的十年中，这段路没谁的人管，洪水一冲路面破烂，只好恢复石板路，变宽的地方又变回农田。成灌路修成后，刘成勋重修这条路。那年秋天，他在成都南郊武侯祠举行开工典礼，然后分段修，一年修了土路八十里，再往雅安修时，被刘文辉战败，就修不成了。刘文辉命令张致和接着修，十个月后，张旅奉令移防，其他人又接手修。反正这条路经过两个防区，修路的人变来变去，光总办就换了四次，用了五年半才修好，总长三百里。

听起来，四川的马路都是各支军队为打仗修的防区路。我姥爷很高兴能听到四川马路的事情，赶马人也高兴有人向他打听，而且所知甚多，讲起来头头是道。我姥爷从老家出发前就知道成渝马路。他考虑的是，如果真能在成都做成布生意，大批货源的运输线路就

离不开成渝马路，具体讲就是从保定到汉口走芦汉铁路，从汉口到重庆走长江水路，再从重庆到成都走成渝马路。只是这条线路过于绕道，不如从保定至潼关走铁路，经西安、宝鸡过秦岭直下成都，但潼关至成都一无水路二无铁路，只有一条古金牛道，快到成都时才出现一段成绵马路，这就是他此行探路的结果。

说了半天马路，大雾还没散开，赶马人说川西平原一般是冬天才有大雾，今年有点反常。我姥爷对相貌平平的赶马人心里有点谱了，问到了雅安后该怎样找去西昌的马帮，价钱又如何。赶马人一一作了答复，随口问了问他从北方来成都又去西昌有何贵干，接着说雅安又名天漏，去西昌的路上有土匪，叫他小心点。然后去了马帮前头，再也没回到尾部来。我姥爷骑在马上，转头望望四周的茫茫烟雾，自言自语说姥姥的，简直就像迷魂阵。

在雨城雅安，他冒着好像永远也不会停下来的蒙蒙细雨，每天到处奔走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去西昌的长途马帮。谈好价钱后，预雇了一匹马，等候出发的日子。就在上路那天的后半夜，马帮刚出城不久，遇上了抢匪。夜色中，护送马帮的几名官兵跟抢匪交上了火，有几十号人和几支快枪的马帮边打边继续开路。混乱之中，我姥爷没发现自己走错了路，天亮时才发觉大队人马不见了，前面带路的只剩下十几匹骡马，又走了一段路后才发现，那些骡马已换了主人，十多个赶牲口的全都背着枪。当他冒出一身冷汗，打主意想溜走时，才终于明白一切都晚了。被抢的人有一大群，男男女女都有，土匪用枪押着大家往山道上走去。“妈那个巴子，拐子的屁股，邪门了！”他忍不住叫起来，有人马上给了他屁股一脚，骂他是“煮熟的鸭子嘴壳还硬！”他回头一看，顿时懵了，踢他的人竟是那天去雅安的路上叫他当心土匪的赶马人。对方也吃了一惊，忙换了抱歉的口气说：“唉呀，我刚才还觉得，你咋个说话有点耳熟地，原来是你嗦，不好意思哈，不好意思哈。”

说着，赶马人到前面，继续赶马去了。



在弯来拐去的上山路上，我姥爷没办法不老是想那个赶马人。那家伙一边从事赶马营生一边干着土匪买卖，赶马时算得上打探行情，难怪说起四川的马路无所不知，准是那天赶溜溜马时就盯上了自己。他回头望望远方，想知道成都在何方，助手们在何方。几天前在成都沙河边的那家客栈里，三个助手还举着酒碗祝他一路走好！这下可好，才上路还没进山，就进了土匪窝。

在山梁上的土墙大院里，他见到了当家的曹舵爷，留山羊胡子，模样像个老头，但身板和眼神以及说话声都像年轻人。他发现一起被抓上山的人在回答曹舵爷问话时，说的都是土话，听不懂，不管是鼻涕眼泪还是下跪磕头都不管用，但一说出四个字就会被放掉。他很纳闷，不知那四个字是何意思，被曹舵爷问话时，也小声说曲木打铁。不想曹舵爷说：“妈的屁，又是曲木打铁嗦！”叫完问他跟曲木打铁是什么关系，他一下哑口无言，接着被搜身，二十响驳壳枪被缴。眼看曹舵爷转身要走，他才说他的二弟是二十四军驻西昌的邢团长，结果被曹舵爷抬手就给了一大耳刮子。人群散去后，他骂了句，“死嘎崩儿，你小子甭着急，等我活剥你皮！”哪知一个看守抬腿就朝他裤裆飞来一脚。恰好赶马人来了，二话不说也朝着看守的裤裆飞起一脚，对方跟他一样叫唤着手捂下身，龇牙咧嘴蹲在地上。他好不容易才缓过来，扬起脸想谢一声赶马人却没说出口，站起来嘟嘟囔囔说着什么。

“你在说啥子？”赶马人问他。

“那些人一说曲木打铁就放了，咋不放我呢？”他也问。

“那些人认识曲木打铁。”

“曲木打铁是什么？”

“曲木打铁是彝族人，在大凉山。”

“我不认识曲木打铁。”

“曹舵爷的规矩是，不管曲木打铁还是扎石得恨，只要随便说一个名字就放。”

“这是为啥？”

“我们曹舵爷惹不起彝族人，说曲木打铁最管用，说扎石得恨更管用。”

“我也不认识扎石得恨。”

“你总认识哪个彝族人嘛？”

“一个不认识。”

“完了，你连一个彝族人都不认识，就敢去西昌？”

下午又一次问话，我姥爷鹦鹉学舌，说出一句扎石得恨，曹舵爷坐在椅子上嘿嘿笑了起来。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叫我姥爷说说西昌邢团长，比方什么长相，多大岁数，有何与众不同的特征，等等，意思是想寻开心。但我姥爷开口没说上几句，曹舵爷的一张笑脸就变了样，又经几问几答，曹舵爷忙起身跟几个弟兄到外面去了一会，然后回到屋里，把手枪还给我姥爷，“想不到你真的是邢团长的大哥，这下我也要喊你大哥了！”我姥爷问：“你认识我二弟？”曹舵爷说：“整个凉山只要是活人，哪个不晓得邢团长？当年他在雅安当团副，我们连孝敬的机会都找不到，后来他去了西昌，就更加没了机会。”说话时用的是一种很荣幸的口吻，还表示乐意派人护送我姥爷去西昌。

“不用护送，呢抹，我走南闯北啥都见过，一个人去西昌不算啥。”

“大哥你是在耍笑，凉山是彝族人的天下，不比其他地方，你肯定是在耍笑。”

“你看我在闹着玩吗？”

“不管如何，反正我从来就没听说过，有哪个独自进山还能活着回来。”

“呢抹，不会有事。”

听我姥爷连说几次“呢抹”，曹舵爷眨了眨眼睛。“你要是信不过我老曹，我马上派一伙人马，先去西昌跟你兄弟打声招呼，请他派人出山来接你，否则你在路上出事，我们哪个都吃罪不起。”我姥爷说，哪儿来的话，这点事包在他身上。“不得行，说得轻松，到时候邢团长大人跑来兴师问罪，我想赖都赖不脱。”曹舵爷考虑还很周到。我姥爷猜不透土匪，搪塞一声“呢抹”，不再开口。曹舵爷嘀咕一下“呢抹”，看看旁边的弟兄伙，不再劝了。

晚上，曹舵爷在隔壁又吼又叫，跟手下人发起火来。怪那个赶马人瞎了眼，骂那个踢人的看守不长眼睛，还后悔自己上当打了人。“你们狗日的听没听到，他那句拗口的啥子摸？哪个敢说莫得其他意思！”骂到最后，非叫那两个家伙立即快马去西昌报信，补救一下。赶马人叫苦：“那天在路上，我听他亲口说，他是在日本军占领的东三省，拼起一条命，把他们开的好几个布线庄外庄撤回老家后，才来的我们四川。你想啊，他连日军都不怕，去西昌也多半不会有事。”曹舵爷吼道：“东三省的日军算个毬，大凉山的彝族，你又不是没遇到过，少跟老子废话！”两个家伙求饶说，光他俩去西昌，不死在路上才怪。曹舵爷“哗啦”一下拉上枪栓喊叫说：“是死在路上好，还是马上死在山上好，随便选！”然后没了声音。

谁要信土匪演戏才是大傻屌，我姥爷跟自己说。不过，手脚跟脑子一样灵光麻利的赶马人，就是他帮我姥爷出气的那一脚，加上对人的一点好心，日后有一天救了他一命。我姥爷后来对解放军说，他在山上只给土匪做过饭，别的什么也没干过。土匪怕他跑了，成天把他关在大院子里，四周还有土匪背着枪站岗。他说山里的土匪都长着马一样的大家伙，好几次从山下抢来女人摁在卸下来的大门板上，干完就把人送下山放走，从没叫他也来几下。有个财主家的姨太太被抢过一次，后来自己找上山来好像想干什么事，土匪们乐坏了，争抢起来。曹舵爷把人都轰走自己操，然后不行了，这才叫他操了一下。

一个解放军军官说，你这不是在编瞎话吧？